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元年秋七月己丑權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

庚寅詔淮南災傷州軍爲盜而非殺人者限兩月自陳除其罪少壯者刺隸本城若有武勇卽部送京師與隸近上禁軍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盛度等上所定學士舍人院召試

人等第以文理俱高爲第一文理俱通爲第二文通理

粗或文粗理通爲第三分上下文理俱粗爲第四分上

下紕繆爲第五凡七等先是考校舊規有優稍優堪稍

堪平堪低次低七等而品第高下未明至是度等約禮

部式更定之

壬辰胡旦妻盛氏上旦所撰續演聖論錄其姪拱辰為

太廟齋郎 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為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裏行始此若訥

衛州人也

乙未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景祐乾象新書初命同判司

天監楊惟德等以周天星宿度分及占測之術纂而為

書成三十卷至是上之惟德等皆遷官 翰林學士承

旨兼端明殿學士盛度召對承明殿西廡問以邊計退

而條十事上之又兼翰林侍讀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

兼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范諷為給事中依前龍圖

閣學士知兗州諷性倜儻好奇節不拘細行雅善李迪

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世謂大事未易可議小事
不足為所為終何事耶為中丞力擠士遜援呂夷簡入
相又合謀廢郭后欲夷簡引己置二府然夷簡憚諷終
不敢薦也諷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畱以代大臣之不
稱職者夷簡聞而惡之權三司使半歲以疾免管勾祥
源觀又徙會靈觀既久不得意憤激求出又在上前數
毀短參知政事王隨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
先出臣臣為陛下引姦邪去而朝廷清矣及將行復謂
上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後召臣將何益
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黜

己亥詔諸路監司案所部官吏不法者須密切體訪毋

得出榜召人首告

此詔徧下諸州令在處法司有之實錄所書比元詔稍異今參取修入與

熙甯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指揮相關

又詔州縣刑獄須證逮者速決遣

之慮久繫妨農事也 徙濟州鄆城縣於盤溝店 樞

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傅王曙加同平章事

庚子詔諸處承準宮闈教旨未得施行內有該合上殿

處仰次日審奏取旨不該上殿處即當日同具事由實

封申中書樞密院取旨

辛丑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自今毋得互相薦論

乙巳隨州言崇信軍節度使錢惟演卒特贈侍中命官

護葬事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亟顯然自以才能進文辭

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嘗曰翰林學士備顧問司

典誥於天下之書一有所不觀何以稱職故益儲文籍

侔祕府又多藏古書帖名畫喜獎勵後進歐陽修尹洙

皆出幕下雖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而終不慝中書
故嘗謂人曰吾生平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尾押字耳

天下常平倉置已久領於司農寺壬子始詔諸路轉

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

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

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卹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

毋得移用許之吳遵路上言乃景祐三年樞密直學士

杜衍亦嘗建議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散滯

取贏宜究其術若官以法平之則農人有利粟有所洩

今豪姓蓄買乘時賤收而拙業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則

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糴九穀散

於穰歲百姓困於凶年雖勸課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

事哉蓋常平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郡遠近
戶口眾寡時有饑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
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
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夫香象珠璣久
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無錢願敕賣以賜之補
助其乏衍傳載常平議在衍為中丞後今掇
出附見衍為中丞蓋明年二月也

甲寅冬官正張奎言自今朔若遇部首請勿避上令中
書詔司天監參議而判監丁謹言請如舊制避之詔卒
從奎議蓋太一者天皇之使常在北極之旁執計上下
統元奉命循行八宮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部凡月
朔與所入部首支干同即主有兵事也
澶州言河決橫隴埽乙卯命戶部副使王沿供備庫使

孫昭等視之

孫昭未見

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巡檢威布領

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眾來寇稱報讎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甯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烽通事蕃官言敵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詔永興軍劾宗矩等敗軍狀以聞

八月己未罷京東安撫使知青州禮部尙書夏竦加刑部尙書賜轉運使刑部郎中楊日嚴兵部員外郎張存三品服以所部歲饑而賑濟有勞也

庚申遣入內供奉官周惟德往環慶路體量邊事以趙元昊數入寇也 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

防禦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上初擢平主四廂謂左
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陝
西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又戒
平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寄卿其免之加賜錢百萬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薛奎卒始奎以病罷政上手
書禁方賜之會小間入見旣歸疾復作遂不起贈兵部
尚書謚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迎避或時不得如志
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
俯愧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
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言歐陽修王拱辰皆其女
壻也

辛酉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楊崇勳落平

章事知壽州崇勳子閣門祇候宗說監濟州稅先是內侍押班周懷信言兄懷政天禧中給事東宮最取親信姦臣謀危皇嗣心懷忠憤議除儉黨爲崇勳及楊懷古誣告被誅今懷古雖死而崇勳尙居將相乞正其事以慰幽魂故有是命懷古弟供備庫使懷志子閣門祇候永孚入內高班永德入內黃門永誠永遷竝坐降黜知制誥李淑言太常博士直集賢院黃鑑嘗同修三朝寶訓書垂就而死請錄其嗣詔以鑑子敏爲郊社齋郎壬戌有星孛于張翼長七尺闊五寸十二日而沒癸亥樞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王曙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數

制及貴顯故深自抑損喜學浮屠齋居蔬食泊如也子益恭以蔭為衛尉寺丞性淡於榮利慕唐王龜之為人數解官曙始參知政事治第西京既成益恭作書陳止足之義勸曙謝事退居導引服食以養壽命曙為詩答之然卒不果去益恭終父喪遂以司門員外郎致仕日閱古書奇畫自適間與浮屠隱者出遊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云

甲子宰臣呂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 詔涇原環慶秦

鳳鄜延路部署鈐轄司察緣邊堡寨都監監押巡檢有畏懦不任事者以名聞 參知政事宋綬以帝富於春秋天下無事慮燕樂有漸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何者人心逸於久安而害生於所忽

故立防於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亦
殆與臣願飭勵羣司勿以承平自怠又馭下之道有三
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莫能
移能斷則邪莫能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繫
願陛下念之至若朝務清暇深居閒燕聲味以調六氣
節宣以順四時愛養玉躬使不至傷過乃保和平無疆
之福也

戊辰上不豫

己巳賜環慶路經戰卒緡錢

庚午天平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王曾爲吏部尙
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南京畱守推官奉符石介貽曾書
曰伏聞驛騎走西洛召相公入爲樞密使社稷幸甚皇

上聰明神聖英威武睿卽位十有三年不好遊畋不近
聲色恭儉之德聞於天下觀去年自四月一日之後陞
任賢俊黜退姦慝發號施令風行雷動可謂尸居而龍
興水默而神竦惟幾也成天下之務惟深也通天下之
志惟神不怒而威不疾而速矣睿智類乎唐太宗資才
高於漢武帝是時四夷側耳震駭海內聳目鼓舞人人
自以爲逢堯舜家家自以爲登太平正月以來聞旣廢
郭皇后寵幸尙美人宮庭傳言道路流布或說聖人好
近女色漸有失德自七月八月來所聞又甚或言倡優
日戲上前婦人朋淫宮內飲酒無時節鐘鼓連晝夜近
有人說聖體因是嘗有不豫春秋傳曰是爲近女室疾
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斯不得不爲慮也太祖太宗

眞宗三聖人以天下相傳授至於陛下陛下當復傳於
子傳於孫以至於億萬世也今聖嗣未立聖德或虧血
氣未定戒之在色涵淫內荒萬一成蠱惑之疾社稷何
所屬乎天下安所歸乎今見變異人心憂危白氣徹霄
凶災薦歲此天地神靈所以示勸戒警悟於陛下也見
災而懼或可變禍爲福若猶不悛災益深而禍益長也
爲國家者可不爲深慮相公昔作元台今冠樞府中外
更踐華夏具瞻社稷安繫於相公社稷危亦繫於相公
相公久去近侍方自外來聖眷至深君心所屬當此之
時卽宜以此爲諫諫止則已諫不止則相公請辭樞密
之任庶幾有以開悟聖聰感動上心也若執管仲不害
霸之言以嗜慾間事不可極爭則遂啟成亂階恐無及

矣伏惟相公留意焉勿謂狂夫之言不足採聽斯乃國家計也相公或罪其狂訐賜之誅戮固所甘心既疏賤在外不得極陳一言受斧鉞於天子之前以狂訐得罪於相府亦其死所也

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出內藏庫錢優賞在京將士 詔輔臣延和殿閣奏事其諸司事權令輔臣處分

壬申詔靜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尙氏爲道士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內今悉遣還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治郭后既廢尙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爲之癯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

后亟以爲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閣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領之文應卽命羶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宮婢尙何言驅使登車翼日降是詔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爲人主旣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

逐二美人據記聞呂夷簡論蔡齊據龍川別志

度支判

官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謝絳爲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閣門祗候李守忠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